

残血

情理之中

善与恶
惊心动魄的变异

发与合
丑与美
惊悚

的生死搏斗

骇人的碰撞

Can xue

的残暴掠夺

骇人听闻

◆ 李 锋 著

珠 海 出 版 社

死才有灵魂的生，她突然激情而力量倍增，她发狠一步一步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爬去，汗湿了衣裳，汗衣像拖把，每挪一步都湿一片，膝盖皮破了，汗伴着血，弯弯曲曲的血汗，像奇异的书法。

她突然感到窒息，意识也突然模糊了，她心想，完了，恐怕要死在这里了，太糟了，死相肯定难看，小雪红见着怎么得了，会哭死去，一辈子都会留下心灵创伤。洪混们要把尸体弄回去开批斗会什么的，她死了当然无所谓，只是让乡亲们恶心，太对不起乡亲们了。她心灵突然挣扎着大喊：我不能死在这里！

她意识清晰了，咬牙要爬，却力竭爬不动，好在已爬了一半，再歇几次就到了。

她歇一阵挪一段，终于快到红岩之顶了，一阵昏厥，她像死过去了，好一阵又慢慢苏醒了，希望的顶点就要到了，只要能变成灵魂伴在小雪红身边，一切的辛苦挣扎都是值得的，她不能让雪红重复她的命运。

是谁使她的命运陷入深渊，是飞飞，是她深爱的飞飞，那段童稚而天然的爱让她成了太监婆，她至今也不明白什么意思，但太监婆却像毒蛇般绞住了她，她在孤独窒息中艰难活着，没有小雪红的相伴，她早就应该结束了。

像轮回般，小雪红正在重蹈她的覆辙，小雪红与林凌的爱不正是她与飞飞的爱？而现实也应验了她们之间一样的命运。

她终于爬上了红岩，清爽而野气的山风吹拂着她蓬乱的头发，她长呼一口气，用手指梳理了头发，可惜没有镜子，不

说：“事是我惹的，要抓就抓我吧！”

站在旁边的混混却对那警察耳语了几句，警察严厉地瞪了雪红说：“你愿意经常陪洪混玩吗？”

“我，我愿意！”她坚毅着脸，眼里却噙了泪。

“雪红，不要答应他，他们关我，也奈何我不得！”他瞪着眼睛狠狠地对雪红说。

他没有坐牢，精神上却受了重创，他父亲向洪书记保证不让他再接触雪红。

小雪红隔三差五地就要去陪洪混，陪他说话玩游戏，洪混也想叫她拜堂成亲，喝交杯酒，但雪红坚决不从，说再胡闹她就死也不来了，洪混才不敢硬来，但自有了雪红陪着，他的羊癫风却很少发作。

以后林凌上了初中，每礼拜回一次，每当他回到村口，小雪红总站在那个高高的土包上，凝目望着他，脖子上围了红围巾，随风飘飘，从此红围巾飘飘的形象刻在了他的心灵深处。

他记得入伍离开故乡的那天，还是红围巾，还是立在那块土包上，还是那样飘飘，她凝视的目光显然蓄了泪水，他虽看不见她的泪眼，但却见了她用手抹眼的动作，她知道这一别就要好多年，也许，也许就永远见不着了。

他冲动地要飞过去与她告别，父亲严厉目光和有力的手掌拽住了他，“孩子，别给她招灾了！”

父亲是对的，告别拥抱意味着她难测的灾难后果。

他记得越战打得激烈时，他率三辆坦克向敌人冲击，左右两辆中了地雷，战友们爬出坦克只抵挡一阵，就被密集的

“实话说，我是把这事看得很重。老大保不了，洪书记这靠山就丢了，你们以为只我依靠老大，你们两个，不是老大这棵树还能混，你弄鬼上次被人告了，派出所要抓要罚，是老大一句话，帮你解除了危机，你猎狐上次林业局准备整你的材料，说你破坏生态，说你诈骗，不是老大托人去疏通，早就待不住了。”

“这些我们心里知道，你说我不上心，不是才刚讨论吗，你不要急嘛，你先提个方案，我们讨论一下嘛！”猎狐把气氛缓和下来。

“大家兄弟之间，有话好好话。”弄鬼说。

我们有四个人之力，与眼下无不能相提并论，黑影怪的特点是不直接接触雪红就不会下招，我们可以分两路，我和弄鬼一路，我妆神弄鬼真弄鬼，我们也弄得怪怪的去逗黑影怪玩玩，你和老大就直接上无影寺，以突然袭击的办法把雪红劫下来，他黑影怪总不会分身吧！”

猎狐的烟抽得更凶了，一股股烟雾吐出来，却像惜字如金似的一字不吐。

弄鬼也怔怔地不说话。

沉默难挨，只有老大的鼾声此伏彼起，像错落有致的群山。

猎狐终于狠狠摁灭了烟蒂说：“办法基本可行，只是劫下来怎么办，黑影怪要下山，不照样麻烦。”

“劫下来就上汽车送到县城，老大有朋友在城里，先弄处房子安顿下来，黑影怪是山林之怪，到城里那模样就会挨抓，他不敢去的。”妆神胸有成竹。

又仿佛发生了什么大事。

洪书记叫办公室主任说：“我这里商量大事，别人找就说我不在。”

洪书记又亲自给他斟了茶，他只点点头致谢，无语。

洪书记先扫视大家一眼，神色很严峻地说：“现在的形势超出我们的预料，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肯定倒了，上海实现了夺权，造反派把党政大权都夺了，许多地方发生了武斗，而且，”他突然扯支烟叼上点燃，长长地吐出烟雾，“而且看毛主席的指示，特别是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的讲话，这些事是他们支持的！”

他蹙额皱眉作深思状，又似乎一脸痛快，把烟吸得一路烧完，弄得一屋烟雾腾腾。

“我在基层多年，深知这种安定来之不易，”他仿佛狠了劲才把自己从深思状拔了出来，“但既然毛主席都这样说了，形势也就势不可挡，这个民族在劫难逃，所以我们要自卫自保。”

眼下无惊奇地瞪着洪书记，他也耳闻了红卫兵造反一类见了破四旧，觉得那肯定一股风就过去了，像山洪暴发，来势凶猛一瞬即逝，听洪书记这一说，这事似乎不那么简单，他的心有些激动了：“我们这么个地方，怎么突然要自卫自保，有这么严重吗，怎么谈得上自卫自保？”洪书记严肃地盯着他，四丑也像受电流控制似的刷地一起扭过头瞪着他。

“小凌问得好！”洪书记突然微笑着说，“现在是北京的红卫兵已到了省，很快要到地县，他们来就是要号召夺权，一旦县里党政大权被夺，我们公社当然也在所难免，谁知道会来

他是真正地想死了，他身体却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，顽强地支撑着不倒下去，他恨自己的身体，一瞬间就倒地而逝，对于他的现在来说是幸福是渴望，为什么要支撑，为什么要支撑着难熬的痛苦，而且看不到什么希望，全乱了，中央文革竟支持这些人，支持这些人一下子就夺了他们这些在战争中出生入死老革命的权，天理何在？

他不明白的事真是太多了，即使一窝蜂地成了走资派，怎么他们都去了“五七”干校，而偏自己不能去，五七干校无非是劳动，自己本就是劳动者，只要有风吹雨打，只要有阳光青山，干活怕什么，饿了喝碗稀饭，渴了喝口山泉，只要在大自然的怀抱中，再苦再累也是甜蜜的。

但似乎是奢望了！

连死也是渴求了！

大电泡不关，他永远在热烘烘的强光之下，他知道现在死亡最好的方法就是割腕，被子掩盖住血流干了就去了，但那需要利器，他曾想过以刮胡子为名要剃须刀，只要拿到取出刀片一下就解决了，但他们不给他，还讽笑着对他说：“胡子长了像个文豪像伟大人物，多好呀！”

他想用牙齿咬开手腕动脉，咬得钻心地痛，差点喊出来，血却一点也没流出来。

他没想到连死也那么难。

那时节死多么容易，说实话，他在东北参军是顺流而下，没打什么硬战，但也混成了排长。

带兵剿匪又是硬仗，他们一个团进山一个月竟消耗过半，他的连长死了三个，轮到他当连长，他也清醒着，什么时

提你的要求，他要是火了，真把你免了，你就哭都找不着地方了，我多派几个女干部去协助你工作。”

弄鬼知道独眼龙看出了他的心事，不好再多说什么。

过了几天，独眼龙果然给他派了两个女干部，一个姓赵的担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，一个姓韩的任主任秘书，赵主任胖些，但皮肤很白，韩秘书瘦高个但皮肤黑些。

弄鬼莫名地觉得秘书天生就该干那事，第二天就对韩秘书动手动脚，韩秘书讥笑一下说：“你不会像狗样，闻到母的气味就上吧？”

他没想到她那么粗鲁，脸腾地红了，忍了十几天都不敢轻举妄动。

那天实在忍不住了，准备潜到她房里就霸王硬上弓。

没想到他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，她一点也不慌，仿佛早知他有此一举，还有些轻蔑地一笑，任他慌乱地扯裤子，因为紧张过度，因为毕竟缺了一条腿，本就笨手笨脚的，而下面那东西多次受骗启动又不如愿，竟要罢工的样子，他激动地爬上去，下面竟是软塌塌的，像听了冲锋号却折了腿的兵，他急得坐在床上使劲搓那东西，韩秘书却闭着眼睛，一脸鄙夷的讥笑，他真想一锤砸了这狗东西，或用刀割了这混蛋。

他知道这样越弄越不行，赶忙平息了慌乱，又喝了口水，调理了心理，才有了点起色，但一爬上去又软塌塌了，他还要摆弄，她气得一脚把他踹下床去，说快滚，不滚我就砍了你！

他狼狈逃了出去。

从此不要说做那事，一见这韩秘书他就心慌意乱。

连带见了白胖的赵主任也严肃得变了样。

“都还不错，弄鬼也安心了！”

“哦，你们怎么跟他说的？”

“我们派了得力干部帮他，又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，讲清

残血

巩固无名公社的重大意义，他知道自己担子很重，所以现在很卖力的。”

顾问沉默好一会儿说：“你要告诫妆神和猎狐，也包括你自己，凡事不可拘谨，但也不可过度，过度了就会走向反面。”他又沉默一会儿，仿佛思考着什么重大决策，似乎艰难地说，“小林怎么样？”

“这眼下无嘛，哦，小林却有点怪，对残血兵团不怎么问，抓生产倒挺卖力的，自己真把自己当县长了！”

“你妹妹生气走了，他又有女人没有？”

“有倒有一个，但像又不像。”

“怎么像又不像，说来听听。”顾问仿佛很感兴趣。

“三中有个飞将军，飞将军里有个很活泼的女孩叫媛媛的，眼下无和她怎么一下就对上眼了，常在一起，我开始以为他们混在一起了，但仔细观察又不像，那女孩从来没在他那里过个夜，有次竟气得哼哼地抹着眼泪出来，我上去搭讪，问是不是吵架了，是不是林主任欺负你了，她恶狠狠地说，他不是人！说了这句就走了，悲伤难过的样子。”

“难道小林强要她？”顾问眯着眼说。

“我开始也这么想，但后来却不是那么回事。”

“你去调查了？”

“专门调查倒没有，我只奇怪，那媛媛第二天又来了，而且跟眼下无有说有笑的，我想夫妻吵架得弄过两天三天的，

队伍上去，把雪红妈抓下来批斗，谁敢挡就开枪，我不信黑影怪能挡住密集的枪子。”

“消灭！”顾问只吐出这两个字陷入沉思。

“是，消灭阶级敌人！”他以为是问他。

顾问眯着眼进入沉思状。

一时寂静得难受。

慢慢地顾问好像才从思维深处走出来，睁了眼说：“中央文革有什么新的指令？”

“旗手喜欢跑，到处出新花样，插手军队好像有阻力，到连队送了些书，又弄了一大帮老太婆跳忠字舞，全国宣传样板戏，好像总在寻找革命的典型，阶级斗争的典型！”

“哼，这婆娘有意思！”

他心一惊，紧张地盯了顾问看，又瞄一眼外面，生怕隔墙有耳。

“现在解决黑影怪还不到时候，你要记住，我们干每项事都要考虑效果，无效果的事不能做。”他吐出一团烟雾，变成许多烟圈，飘动扩张消逝，他颇有感触地说，“这种风云变幻年代，什么事不能以常理推，你现在要做的一是特别关注上层动态，特别是旗手的言论，这个女人是我们的希望；二是注意小林动态，他担任这个职务，思想上离文化大革命很远；三要把握大局，你们自己不能乱套，什么事不能过度，基本队伍要稳定。至于大的行动……”他又吐出一大堆烟圈，站起来踱了几圈步才又说，“大的行动要看准时机，要一举震动全国！”

他犀利的眼光瞪着窗外青翠的山峦，仿佛孙悟空的金睛火眼，要从绿海中剜出妖孽。

影寺。一起都做了他的夫人。”

“真瞎说!”一书生模样愤愤地说,“仙比人的道德高尚,人还讲伦理,仙又怎么可能弄个母女一起当夫人了?”

“那,雪红和她母亲一起生了小猿仙,孩子怎么称呼?”一精瘦小伙子一脸戏谑地问。

“嗨!黑影怪哪管这些,你们这是咸吃萝卜淡操心,你们看猪八戒不是见了蜘蛛精母女就想一锅端,想必神仙都这德性!”说书老汉振振有词。

他开始想怒斥他们一通,想狠狠揍他们一顿,哪怕打不过鼻青脸肿也行,后来又想叫红卫兵来破四旧,把他们吊起来打一顿,但还是忍住了,想这年头不乱谈些这东西也确实会闷死,样板戏看多了烦人,靠西游记和封神榜解烦,要不闷死一半烦死一半,中国人会死绝了,剩了中央文革做红彤彤新世界梦去。

他原谅了那些解烦人,自己却烦得心口要爆炸似的。

他望着东山起伏蜿蜒的群山,更为雪红担心,更刻骨铭心思念雪红。

他冲动地要上黑松林,要去与黑影怪决一死战。

路上被山风一吹又清醒了,这样与黑影怪决战,笨死了又冤死了。

他愤怒地去打了一场球,他像头狮子般撞伤两人,投中十多个好球,观众为他哗哗地鼓掌,他痛快地洗了个澡,才缓解了压力,决定找傅倩倩谈,破解黑影怪之谜。

没有孙德铭的信,他不会把傅倩倩跟雪红妈连结起来,因为那似乎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女人。孙德铭在信中说据

第七章 惊雷行动

眼下无要与黑影怪沟通毫无进展，而洪顾问的惊雷行动令人震惊不寒而栗。

洪顾问一向以自己敏捷能干自负，但文革的爆发及走向还是使他大吃一惊。

领袖视察大江南北，发出最高指示，形势大好不是小好，还要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上海又发生了一月夺权风暴，一夜之间，威严的上海党政领导权就易了人，许多造反派眨眼之间就成炙手可热的大人物，使他惊奇不已又兴奋不已。

他关门谢客三天三夜，把那套毛泽东选集反反复复地阅读，有时蹙眉皱额，有时哈哈一笑，烟灰孟的烟蒂每几个小时就要往垃圾桶里倒，他不是一般的读，是要从字里行间看穿伟大领袖的内心深处，从而给自己的决策科学性提供依据。

接到家人平安的信才安心。这次肯定灾难要降到父亲头上了。

她不动声色，第二天装着呼呼大睡的样子，耳朵却警觉地听动静，妆神果然又悄悄起来了，悄悄开了办公室的门又轻轻关上，拨了电话要了另一个公社，说要主任亲自听电话，那边喂了一声，妆神才说：“是我，你听好了，这次代号惊雷行动是绝密的军事行动，要绝对服从命令，第一加强武装民兵的实弹训练和实战能力，第二，以办班的形式把他们都集中起来。”好像那边问了句什么，妆神火爆爆地说：“就是地富反坏右！”那边又问了句，妆神不耐烦地说，“当然包括子女，亲戚来了也一网打尽，就是要建立纯洁的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的新世界！”

她听明白了，这些人心真狠，全县加起来地富反坏右及子女再加上一些亲戚那不得几千几万人，居然都要一网打尽，太残酷了太不人道了，他们也是人呀，他们一个个不跟你妆神一样是喘气吃饭的人么！就那么忍心，简直禽兽不如。想到父母还有弟弟都要一股脑儿被枪毙掉，一阵难过，一阵心酸又一阵发狠，她第一反应是要救家人，告诉他们赶快逃跑，但冷静一想，又无奈地笑了，这年头还能逃到哪里去，不说没有钱粮难以生存，到外地把你当漏网逃亡地主抓了一样要死，而且还会多些折磨，即使不暴露身份，当盲流收容，查到地址，认出来还不是死路一条，逃根本就逃不掉。

“拼一个够本！”她不知在什么电影战斗片中听过的话突然在脑中冒出，把这妆神干掉不成问题，他不知道她已经知情的情况，下手非常容易，弄点药下到茶里，他昏睡过去了，

果如她所料，眼下无对此事完全不知。

眼下无相信了她，告诉她，洪顾问以生产总指挥为名把他排出了权力核心层，这件事是违背中央政策的，但目前情况比较复杂，往上只有反映到国务院，最好能送到总理那里才能有效，同时也把他同无影寺黑影怪及雪红的情况说了，说要是能沟通黑影怪说不定有办法在下面阻止此事，只是现在还没有办到，要看下一步的情况，并要求她忍耐下来坚持在妆神身边，保持联络，不到最后关头不要轻举妄动！

她答应了，并约定了下次联络时间和办法。

“要赶快沟通黑影怪。”他想着往黑松林去，决定催促雪红妈加快行动。

“噢，她本是地主出身，这妆神专弄这些事，出身不好的抓了，挟他们子女求他，长得周正些的，就成了他的秘书了！”

“有没有文化都当秘书？”

“嗨，就是乱搞！”

“这人也太，太坏了！”雪红脸红红地说。

“那全县这类人该有多少呀？”雪红妈问。

“拖家带口的起码有一万多人！”

“平白无故地要消灭一万多人？”

“听说连亲戚也一块，有的还要写信骗回来呢！”

“这，这也太狠毒了！”

“他们为了什么呀，大家起码都是人，一点人性都不讲了！”雪红心惊惊地说。

“你讲得没错，可用在特殊情况下就错了，你看一般百姓之间平常的亲情人性多浓，但到皇室夺位时，兄弟相杀，父子相逼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，更有甚者，为一人夺位，一场战争，血流成河赤地千里，这都是老百姓所难以理解的。这是上层与下层的不同。还有时空环境的不同，就是百姓，到战争年代或饥谨年代也有人相食的情况，古代的将军陷入绝境，会把妻子杀了甚至与手下将领分食了！”

“别说了！”雪红痛苦不堪地说。

“你别扯那么远，说现实点的。”雪红妈意思是把话题扯近。

“这伙残血人物嘛，”他默默注视着雪红的脸，心想她受了那么多的苦和污辱，心地还那么善良和纯洁，容不得恶毒和肮脏的东西，像什么呢，像这深山清泉吧，即使你把屎尿拉

她聪明漂亮成绩出类拔萃，为众人所瞩目。一个叫青青的男孩勇敢地立在了她面前，要和她交朋友，她害怕害羞脸红心跳不敢接受，青青却穷追不舍，他竟弄了台越野吉普车还挂了军牌，把她拽上车就往外开，学生们的目光刷地都射住了他们，他王子样目不旁视，她害了羞低了头红了脸，成了被宠着的王妃，女生们的眼里无不含了酸性，射来的利箭涂了嫉妒毒药。

她知道了他是军区司令的儿子。

她无法拒绝他，他磁石般地吸住她，他们每个礼拜都在名胜大川中度过，每一天都快乐，每一天都辉煌，仿佛生命像金子样时刻放出耀眼的光芒。

文革风暴来了，梦顷刻就毁了！

青青一下就消失了，后来听说是他父亲命令他出国，他哭着挣扎着不肯走不肯上飞机，但他抗拒不了军区司令的强力，终于消逝在茫茫大海的那边。

她叔叔挨斗了，她被送回了家乡，又遭遇了父亲险变，成了妆神的姘头！

她总觉得自己的生命应该结束了，像一幕戏演完了要下台一样，她不知道自己演的是喜剧还是悲剧，也许开始是喜剧后来是悲剧，她还没完全想好应该怎样结尾，要把戏演完整，结尾是非常重要的。

死了就结束了，但她又不甘心就这样落幕，好像还应该有些戏，把妆神毒死，然后自杀了，戏份还是不够。她突然有些混沌了，她知道是困了，先睡吧，不够戏份明天再想够就是了。

和哥哥都透着吃惊，她不是过年过节通常不会回来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哥哥皱纹深得像老头，忧郁的脸色更阴沉。

她觉得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，直接把她听到的信息托盘端出。

“你找了那个什么眼下无，他有什么好主意，人可靠吗？”

“他好像说只好往上反映，把状告到国务院，告到周总理那里才有希望！”

“幼稚！”她哥藐视地说，“这年头一个平头百姓要见到总理，天方夜谭！”

“那，那还有什么好办法！”她悲伤着，突然觉得她们这些人都是等着宰杀的猪，无逃生之路，话带哭腔了。

“黑松林的黑影怪有什么新的动向？”

“你想上黑松林呀，不行的，太恐怖了！”

“还是那个雪红和雪红妈在山上吗？”

“是的，没听说有什么新的变化！”

“这样吧！”他似乎考虑成熟了，“我送你和爸到黑松林旁边，你们在那里待着，等我办完事我带你们上山，我有办法让黑影怪不伤害我们！”

“你有什么办法，你认识黑影怪？”

“反正我有办法！”

“你不说清楚，我们怎么放心！”

“事到如今，我能有什么好办法，我只是要出口恶气，我要杀几个人，既然你死我活了，不先动手，至于黑影怪那里，我想他们能容雪红和雪红妈，也许就能容我们，不行就冲上

的，弄不好可以发一笔呢，她知道弄个好古董，设法沟通港商，一下可赚几十万呢！

她想得兴奋，霍地弹起，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冷开水，就是弄鬼要提审，带出来就跟他一起取宝贝，取完宝贝就叫他快逃，说不逃就没命了！

她照着镜子抻抻衣梳下头用手把头发鬓角抹规整了，见了挎着冲锋枪的民兵心里仍有点颤，好在门口是公社武装部长，她很熟，热情地打着招呼，说弄鬼要找个把人了解下情况。

她进了里面有些吃惊，气味难闻，旁边放着的尿桶和汗臭纠合一起直冲她的鼻，人群东倒西歪，有睡过去的，有拱在一起抽烟的，见了她现出一种凄惨惨的眼光，使她心里一颤，有种莫名的恐惧，她无法交流选择，随便叫了一打扮还整洁的妇女说：“你跟我出来，我打听了解点情况。”那妇女爬起来，还牵着个几岁的小女孩。

到外面公路僻静处，她突然盯住问：“你们家是地主还是富农？”

“是，是地主！”妇人惊惊地低了眉说。

“家里还藏着什么好东西没有？”

妇人一惊，偷瞥她一眼又迅速低眉垂眼说：“折腾那么多次了，哪还藏得住东西！”

“你不用怕，我是想和你做生意呢，你如果有什么好东西，我就放你们回去。”

“求求你，放了我们吧，家里的几只鸡肯定快饿死了，猪也没人管，没了鸡，我们连盐和酱油都买不起了，没了那头